

西夏官吏酬劳——封爵、俸禄及致仕

□魏淑霞,陈 燕

摘要: 封爵、俸禄、致仕是官吏酬劳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夏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其酬劳制度虽有承袭中原传统职官制度的成分,但在具体的规定和运作中又呈现出独特的一面。本文在现有的汉文献、碑刻、黑水城出土文书、律令等史料记载的基础上,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从职官制度文化视角入手对西夏官吏的封爵、俸禄、致仕等进行了探讨,从侧面反映了西夏职官制度的运行状况。

关键词: 西夏; 职官; 封爵; 俸禄; 致仕

作者简介: 魏淑霞(1976—),女,宁夏固原人,宁夏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西北历史文化、西夏史; 陈 燕(1975—),女,宁夏固原人,宁夏固原市委党校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北历史文化。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西夏职官制度研究”(批准号: 12XMZ011)的阶段性成果。

官吏的酬劳是朝廷给予官吏的一种回报,内容不仅仅只有官品、官阶,还反映在封爵、俸禄、致仕方面,后者往往在一定程度上依官品、官阶而定,而封爵、俸禄、致仕制度往往反映了官品、官阶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实际应运情况。笔者在《西夏官吏酬劳——官品、官阶》中,就西夏官吏的官品、官阶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本文拟在现有的汉文献、碑刻、黑水城出土文书、律令等史料记载的基础上,对西夏在其政治机体运转的过程中,实行的封爵、俸禄、致仕等问题进行探讨。不妥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一、封爵

爵作为一种古老的位阶,具有超常的稳定性,是一种特殊的身份标志和等级标志。我国古代,从商就出现了“爵”的萌芽形态,发展至周形成了五等爵级,即公、侯、伯、子、男,爵位往往是可以世袭的,体现的是一种贵族身份、等级。到战国时爵开始具有身份制与功绩制的二重特点:一封宗室,二授功臣。后各朝都延续此制,“爵”成为保证政治特权的重要制度,也是强化臣子效忠的机制之一。西夏在政治统治过程中也实行了封爵制,为了能更完整

地梳理西夏的封爵制的形成及运行状况，本文时间的界定选择从李继迁反宋自立开始，直至西夏灭亡。目前所见到的反映西夏封爵制的史料主要分三个方面。

（一）汉文文献史料

至道三年（997年），李继迁大败宋军，向契丹告捷，契丹复李继迁“西平王爵”^[1]。

景德二年（1005年），契丹册封德明为“西平王”^[2]。

景德三年（1006年），宋真宗为嘉奖德明归宋，赐德明爵“西平王”，又赐其功臣号^[3]。

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契丹封德明“夏国王”^[4]。

天禧五年（1021年），契丹封德明为“大夏国王”^[5]。

明道元年（1032年），宋因德明向宋称臣三十年，仁宗为奖德明恭顺，册封其为“夏王”^[6]。

夏显道元年（1032年），元昊嗣位，宋仁宗封其爵“西平王”。同年，契丹赐夏国公元昊为“王”^[7]。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张浦卒，德明赠其“银州观察使”，后李元昊僭号，追封张浦为“银川伯”^[8]。

宋庆历二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五年（1042年）野利仁荣卒，元昊痛哭“何夺我股肱之速也！”命厚葬，并赠其“富平侯”^[9]。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仁孝为表野利仁荣创蕃字之功，赠其“广惠王”^[10]。

夏元德二年（1120年）乾顺封宗室子仁忠为濮王，仁礼为舒王。夏人庆五年（1148年），濮王仁忠卒，仁孝赠其“吴王”，谥恭显^[11]。

夏贞观三年（1103年）乾顺封弟察哥为晋国王^[12]。乾顺弟察哥善战，有功。

齐王彦忠，善骑射，饶武功，遇事颇有

决断力，任得敬擅权时，贬彦忠守凉州，在凉州政绩颇丰，当地的蕃汉民众对其敬重有加^[13]。

遵顼为齐王彦忠之子，遵顼在纯祐时，廷试进士，唱名第一，令嗣齐王爵。金曾册封其为“夏国王”^[14]。

仁孝族弟仁友，深沉有器度，曾被封为郡王、越王^[15]，初封为郡王时，正是任得敬权倾朝野时，在仁孝诛灭任得敬时，他因功获越王封号。

李安全，越王仁友之子，此人天资暴狠，心术不正，仁友卒，李安全上表诵先世之功，希望能嗣其父爵位，纯祐不许，降封李安全为镇夷郡王^[16]。

西夏末年，献宗德旺卒，国人立其弟清平郡王南平王𠶒。可见𠶒曾被封为清平郡王、南平王^[17]。

夏大庆元年（1140年），夏州统军李合达据城叛乱，仁孝新立无策，任得敬请命平叛成功，仁孝封任得敬为“西平公”，赏赉丰厚。绍兴三十年，“夏封其相任得敬为楚王”^[18]。

《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野利刚浪凌、遇乞兄弟，皆有材谋，伪号大王”^[19]。

另外，文献中还记有“梁大王”这一封号。“昌祚既挟两牌先登，弓弩继前，与贼统军国母弟梁大王战……”^[20]

（二）碑刻

西夏陵园出土的西夏文残碑中有“梁国正献王嵬名安惠墓西夏文残碑”，李范文先生对其进行了释文，汉文残碑中有“国忠武王”、“国公”^[21]。

（三）黑水城出土文献

黑水城出土文献《天盛改旧新定律令·颁律表》中记有“北王兼中书令嵬名地暴”^[22]。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十“司序行文门”^[23]中“皇帝之子位名：皇帝之长子者，年幼时曰皇子，长成时依次升顺：国

王、太子等应令取何名，依时节朝廷计行。”

“皇太子之弟者，长成升时，国王、三公、诸王等应得何位名，依时节朝廷分别实行。”

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官阶封号表》5921号上品中有“大国王”，4170a号上有“南院王”、“北院王”、“西院王”、“东院王”^[24]。

黑水城出土汉文《杂字·官位部》中记有“皇帝、陛下、皇后、皇子、皇母、太后、后妃、正宫、监国、太子、太师、太傅、太保、少师、少傅、小保^①、元帅、国王、尚书、令公、诸侯、太王^②、三公、大臣、平王、郡王、嗣王、公主、夫人、帝师、国师、法师、禅师、上天、驸马……”^[25]

综合相关史料，已见的西夏封爵有：西平王、夏国王、大夏国王、夏王、银川伯、富平侯、广惠王、濮王、舒王、吴王、晋国王、齐王、郡王、越王、镇夷郡王、清平郡王、南平王、西平公、野利大王、梁大王、梁国正献王、国忠武王、国公、北王、国王、诸王、嗣王、大国王、南院王、北院王、西院王、东院王、平王、大王。从中原传统官僚封爵制的视角来看，西夏的封爵大致可划分为：王（国王、王、平王、郡王、嗣王）、公（国公、开国公、令公）、侯、伯四级，也就是说西夏的封爵至少有4级10等。唐朝的封爵6级9等：亲王、郡王，国公、开国郡公、开国县公，开国县侯，开国县伯，开国县子，开国县男。宋朝的爵级曾达到6级12等，《宋史·职官志》记有“王、嗣王、郡王、国公、郡公、开国公、开国郡公、开国县公、开国侯、开国伯、开国子、开国男共十二等”^[26]。宋神宗时变成了9等。由此可知，西夏在整体的封爵框架上承袭了中原传统封爵制实行分级分等的制度，也是按王、

公、侯、伯、子、男6等封爵的，只是目前我们还未见到有关封“子”、“男”的爵位名号。但在具体的封爵名号、封爵分等上，西夏与中原有所不同。

因西夏官制多与宋同，胡若飞老师在《西夏军事制度研究·〈本续〉密咒释考》中参照《宋史·职官志》将西夏的爵级进行了官品归类^[27]。

正一品（分两种情况）：第一，来自宋、辽、金的赐封，夏国王（契丹封）、大夏国王（契丹封、金封）、夏王（宋封）、夏国主（宋封、金封）、西平王（契丹封、宋封、西夏自议）。第二，西夏自议，晋王、吴王、舒王、濮王、楚王、齐王、德王、谟宁令、天都大王、野利王、广惠王、齐国忠武王、秦晋国王。

从一品：夏国公（契丹封）、清平郡王、镇夷郡王、南平郡王、开国公。

正三品：西平公。

这一做法是可取的，因为在黑水城出土文献西夏文《官阶封号表》中上品就列出了“大国王”，另外，在4170a号上有“南院王”、“北院王”、“西院王”、“东院王”，这说明西夏的爵级与官品一体化了，爵与行政级别建立起了联系，一同被纳入到官品框架中，体现了西夏官品制在政治运转中的功用性。

西夏封爵制的授爵对象也是宗室子弟和功臣，以宗室子弟封王为主。张浦，辅继迁、德明两世，其功不可没；野利仁荣有造字之功；任得敬，乾顺妃任氏之父，有平叛之功。西夏对宗室子弟的封爵也是针对有功、有才者进行，可见其对中原传统封爵制的承袭。至此，有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探讨，即在实际的政治运转中，西夏的封爵制所衍生的特权、利益是如何体现的？其运用功效如何呢？在西夏爵是否构成官资？能不能依爵做官？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是一部律、令

合一的法律文献，其中有大量详细反映西夏职官制度的条款，但在这部法律文献及其他当前发现的文献史料中，都还未见西夏官吏依爵占田、授田、减刑，依爵获取经济、法律方面的特权的情况，西夏官吏减刑都是依官品而减，这在律令中有明确的规定。另外，官吏礼遇如朝位、章服、印章等方面也未见依爵位而定的，都是按职事、官品而定的。《天盛律令》中规定，在朝位方面，不同民族的官吏在朝座次排位时，其基本原则是职位相当、同职或官品相同的官吏以党项节亲主位最高，其次为番人，再为汉人；而当文武官员官位相当时，遵循以文官为大的原则，并且西夏有专门的“番汉共职法”，规定番汉（番化汉人）、降汉（投降西夏的汉人）、西番、回鹘人在朝为官的座次排名等，不依爵位而定位^[28]。从章服来看，西夏对官吏及其家属着服的限定也是依据职位而定，如对有镏金、绣金线服饰等也有规定：允许节亲主、夫人、女、媳，宰相本人、夫人，及经略、内宫骑马、驸马妻子等穿，其他人不许穿。对冠戴的规定：“其中冠‘緇木’者，次等司承旨、中等司正以上嫡妻子、女、媳等冠戴，此外不允冠戴。违律时告赏五缗钱，当由穿戴者出给。穿戴何物皆当交官，当依现卖法给价。若死葬，亦当依前述等次实行。”^[29]西夏官吏的印章也是依官品、司品的高低而确定印章的尺寸、材质、重量。西夏封爵与官员的俸禄也没有直接关系。既然西夏封爵制没有给官吏带来实际意义上的物质、特权、礼遇等方面的利益，那么西夏封爵制存在的意义何在？只能说明西夏的封爵制应该也是作为一种精神奖励而存在，是用以强化臣子效忠的机制，即在西夏不可以依爵起家，爵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官僚激励的手段，这与唐宋时期的封爵制的特点相符。我国古代的封爵制到唐宋时期，封爵往往都是

一种精神奖励，没有多大的实质意义，官僚封爵的经济待遇、世袭待遇、叙阶待遇在下降、消失。但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西夏的爵位是可以恩荫继承的，如：濮王仁忠、舒王仁礼是承先世之功恩荫而得官、得爵。仁忠、仁礼之父为景思，因为秉常在位时，梁氏专权，曾禁秉常于木寨，景思护佑秉常于木寨，罔萌讹等潜使窥伺，欲以鸩毒害秉常，景思左右抗护有功。仁忠、仁礼就是承先世之功晋爵，仁忠为濮王，仁礼为舒王。遵项也是承袭其父彦忠的齐王爵位。西夏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也有专门的条款规定大姓官职世袭，职爵世袭制在西夏是一种普遍现象。这与同时期的宋朝爵级不能恩荫形成了显明对比。在中原官僚制度中，官僚的爵位世袭特权到唐宋时已大大萎缩，封爵一般都是止于其身，马端临云：“诸侯王与列侯，皆以其嫡子嫡孙世袭。其所受之封爵，自非有罪者与无后者，则爵不夺而国不除，此法汉以来未之有改也。至唐，则臣下之封公侯者，始止其身，而无以子袭封者，然亲王则子孙袭封如故，虽所谓茅土食邑多为虚名……”^[30]宋朝封爵、食邑、食实封，都看不到子孙世袭的正式规定。说明西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在承袭中原传统封爵制的同时，也有一定的特色，这是西夏为了维护政治统治而笼络皇室、功臣、大族的一种手段，也是不同民族间文化交融的结果。

二、俸禄

俸禄又称为俸给、禄食、禄养、禄润。从内容上看大致是钱帛曰俸、米粟曰禄，以岁禄、月俸、职田、养廉银等形式，用实物、货币、土地支付给百官。俸禄制的发展受历代经济发展状况的制约。有关西夏俸禄的研究，李蔚老师在《西夏“建官置兵不用禄食”析》^[31]中依据《续资治

通鉴长编》卷一百三十四，庆历元年十一月乙亥条所记，北宋边将范仲淹向仁宗的呈文《攻守二策》中指出“(西夏)建官置兵，不用食禄，每举众犯边，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风集云散，未尝聚养”，认为西夏无禄食，这是在当时俄藏黑水城文献还未为学界所研究利用之前，基于汉文史料对西夏官吏俸禄作出的判断。俄藏黑水城文献公布之后，杜建录老师通过对黑水城文献中《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条款的梳理，在《西夏财政支出初探》^[32]中认为西夏有禄食。但是还有几条条款未被纳入，而这些条款可在局部反映西夏官吏的食禄出处、发放程序、俸禄标准等情况，笔者现进行梳理。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二十《罪则不同门》中说“一诸人因罪受罚马者，自驯旧马至有齿好马当交。倘若不堪罚马是实，则当令寻担保者，罚一马当折交二十缗钱。彼亦不堪，则依司品，有俸禄者当于俸禄中减除，未有俸禄，则罚一马折算降官一级。不愿降官而曰受杖，则因罚一马受十三杖，罚二马十五杖，罚三马十七杖，自罚四马以上一律二十杖。”^[33]这说明西夏官是有俸禄的，但并不是所有官都有官俸。有的有俸禄，有的是无俸禄的。

一□检畜偏问磨勘者，大小局分之禄食当依以下所定而成。其中所增一种，由群牧司出，其余禄食当由三司出。所遣人非迅速起行，寻断语谕文及时者，遣人之司当限日行于前官畜、谷、钱、物管辖处，依次当于所应出予处寻谕文，依其法当取之。若因京师遣人急速，而未及时寻使人马食出予之谕文，及经略使人因敛官畜、谷、钱、物，磨勘问公事，他要语有疑等，当奏报京师，依圣旨上谕，于彼处遣人推问。有所遣行，经略使局分司所在处三司所属有罚贿，则当于其中予之。若无，则于所属地方内三司、群牧司所属之官畜、

谷、钱、物中如数出予，当明之而行登录。毕时，京师遣处司及官畜、谷、物隶属之司等之管事处当导送，入注销中。彼大人偏问军畜者中，有掌大事，此当明之。有大于原司品之禄食，则当受其高者。其中大人检畜偏问磨勘者等之灯油、燃料，由所辖处予之，校军磨勘者□□□□禄食依法当由三司局分中抽予。□缓地少，寻谕文及时不及时，谷物抽予次第等，依前述抽予禄食次第，与所示相同。问难者遣行文书所用纸，当由犯罪当事人、分析者均摊而取之，所需时当取，不许一并超额分取。^[34]

这则材料反映了西夏官俸的发放机构和程序。

第一，西夏官俸的发放机构。西夏官吏的禄食有明确的规定，西夏官员的正常禄食由“三司”出，而额外所增部分则由“群牧司”出。如果说这则材料是一份关于畜牧业机构的史料，我们不能确定西夏其他机构官吏的额外所增部分也由群牧司出，那么，俄国西夏学专家克恰诺夫依据《新法》卷九（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西夏藏品，馆册第827号）证实了西夏官吏俸禄中的供其食肉之用的牲畜，也是从国家群牧司的畜群中供应的，西夏也向官吏发饷银。这印证了《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的内容，西夏的官俸是由三司、群牧司两机构负责的。

第二，西夏官俸的发放程序。禄食发放人由京师派遣，禄食领取人凭公文于所限定日期内前往禄食管辖处领取禄食，禄食领取者若因走得匆忙而未来得及领取禄食发放公文及禄食，则当地经略使人要审查，若领取人语出有疑，则要上报京师、圣上，等待圣旨而定。这杜绝了一些官员利用职务之便充领敛财。若经经略使人查问，确属奉令领取禄食，则由该经略使司所在地的地方三司从其日常管理的罚贿款项中支

取（这也证明了西夏在地方官吏的管理中，将官吏的罚赀交于地方三司进行管理）。若该三司中没有罚赀资金的积存，则由当地三司、群牧司所管的官畜、谷、钱、物中支出，并登记在册，事后，当由京师派遣人所在部门以及专门管理官畜、谷、钱、物的部门的管事处补还给地方，注销借支凭据。西夏官俸内容应包含畜、谷、钱、物四部分，即西夏官俸分为实物俸禄和货

币俸禄两种，这也与中国古代官俸制度变化历程中的阶段性特点相吻合。

有关西夏官吏禄食发放的依据及标准，我们从《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二十《罪则不同门》、卷十九《校畜磨勘门》中的三条材料以及俄藏黑水城出土编号为 8203 号的文书的内容中可窥一斑。笔者将《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的相关内容归纳如下表^③：

| 所属司 | 官职 | 标准 | |
|----------|--------|---------|------------------------|
| 问难磨勘司 | 大人 | 本人 | 10 日一屠，米谷 4 升/日 |
| | | 马 2 匹 | 7 升/匹/日；5 升/匹/日 |
| | | 童子 1 人 | 米 1 升/日 |
| | □监司写者等 | 本人 | 各自 15 日一屠，米 1 升/人/日 |
| | | 马 | 5 升/匹/日 |
| | | 童子 | 米 1 升/人/日 |
| | 案头、司吏 | 各自 | 两人共 20 日一屠，米 1 升/人/日 |
| | | 童子 1 人 | 米 1 升/日 |
| | | 行杖者 1 人 | 米 1 升/日 |
| 大校畜者局分大小 | 大人 | 本人 | 7 日一屠，米谷 4 升/日，其中米 1 升 |
| | | 马 4 匹 | 一马：7 升/日；三马：5 升/日 |
| | | 童子 3 人 | 米 1 升/人/日 |
| | □监司写者 | 本人 | 各自 15 日一屠，米 1 升/人/日 |
| | | 马 1 匹 | 5 升/日 |
| | | 童子 | 米 1 升/人/日 |
| | 案头、司吏 | 本人 | 两人共 15 日一屠，米 1 升/人/日 |
| | | 马 1 匹 | 5 升/日 |
| | | 童子 1 人 | 米 1 升/日 |
| | 行杖者 | 本人 | 米 1 升/日 |
| 校畜磨勘门 | 大校 | 本人 | 7 日一屠，米曲 4 升/日，其中米 1 升 |
| | | 马 2 匹 | 一马：7 升/日；一马：5 升/日 |
| | | 童子 | 米 1 升/人/日 |
| | 案头、司吏 | 本人 | 两人共 15 日一屠，米 1 升/日 |
| | | 马 1 匹 | 5 升/日 |
| | 行杖者 | 本人 | 米 1 升/日 |
| | 检视人 | 本人 | 15 日一屠，米曲 1 升/日 |
| | | 马 1 匹 | 5 升/日 |

这些材料只反映了西夏部分官吏的禄食情况，但我们也可得出一些结论。

第一，不同局分司大人的禄食标准不

一，如大校畜者局分大人与校畜磨勘局分大校都是 7 日一屠，而问难磨勘局分大人则是 10 日一屠，并且其他禄食的内容也有

差别。

第二，不同司的□监司写者的禄食发放的标准一致。

第三，不同司的案头、司吏的禄食除屠杀牲畜的时间规定长短不一外，其他的发放标准一致。

第四，不同司内的行杖者、童子、持器械者，发放禄食标准一致。

第五，检视人有单独的发放标准，为15日一屠、米曲1升/日、马1匹（5升/日），待遇较高，这可能与检视人是皇帝直接派遣的巡视人的身份有关。

另外，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第8203号文书是西夏有关文武官职预备人选制度的第一份具体的史料证物，文书的内容是讲一名男子依法律规定以养子身份继承了他死去的叔叔（此人为转运使）的职位和财产。俄国西夏学专家克恰诺夫对该文书的版式、尺寸、字数和内容进行了考证，并将该文书译成了俄文（并对原文书中的所有人称、官职和计量单位均采用了索夫拉诺夫的标音系进行标注），崔红芬老师和文志勇老师又将其译为汉文^[35]，我们在此处关心的是文书中记录的西夏转运使的俸禄和财产，现将译文中有关官俸的部分的汉文译文移录如下。

Khin - zi 依照法律可以继承其养父所拥有的牲畜和财产（官俸）如下：

食俸：

新渠浇灌地 粮食 7 斛

Zew- ze 渠浇灌地 粮食 6 斛

• ie- ndzie 渠浇灌地 粮食 7 斛

Sion- khew 坡地 粮食 7 斛

人口：

成年男子 2 名：

• A- wa- ngiu 40 岁 Sie- swi 20 岁

女童 2 名：

Sia- ngwe- mba 5 岁 Sin- ngwe- khwi

3 岁

成年雇工 (?) 3 名：

Ngiu- ma 40 岁 Ngiu- ? 30 岁

San- tsin 25 岁

牲畜：

骆驼 3 峰： 2 峰大骆驼、1 头小骆驼

牛 10 头： 4 头大牛、6 头小牛

羊 80 只： 包括山羊和绵羊、连小羊

羔也计算在内

财产：

弓 1 张 pei- • ie 2 个

这份文书与《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有关俸禄的条款可互补，使我们更进一步了解西夏官员的俸禄状况。从释译的文书内容看，原文作者把以上所列的内容全部视为此转运使的官俸。从文书可以看出西夏官俸中有口粮田，克恰诺夫认为这就是西夏所说的“禄食”，禄食是从官田中供应的，官吏俸禄中的供其食肉之用的牲畜也是从国家群牧司的畜群中供应的，西夏也向官吏发饷银^④。笔者认同克恰诺夫的观点，这与前文所引《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的内容相吻合，西夏的官俸由三司、群牧司负责，应是三司出钱，群牧司出牲畜，而禄食由分给官吏的口粮田中出。

克恰诺夫对文书中所提西夏官吏的禄食的标准进行了初步分析，认为在唐、五代时，1 斛相当于 5.94 升，宋时相当于 6.64 升，西夏用哪个标准作为计量单位，尚不清楚，如果用唐朝的标准，那么西夏的这位官吏可得 166.52 升麦子，如果用宋朝的标准，那么他可得 185.92 升，也就是说他可得至少 1.5 公担麦子，至于这是一个月的发俸标准，还是一年的发俸标准，目前尚不清楚。西夏到底以什么为标准？有关西夏的计量单位和标准，根据西夏文《光定卯年（1219 年）借贷文书》中反映的资料，得出西夏的计量单位中斛、斗和中原的一致，都是十进位制。又通过黑水城出土的汉文典当文书可得出，西夏

也用“石”作为计量单位，石与斛相同，一石等于一斛^[36]。我们都知道，唐朝之前，斛为民间对石的俗称，1斛=1石。宋朝开始，改为1斛=5斗，而1石=2斛。这说明西夏在很大程度上是承袭了唐朝时期的计量标准。

文书中所提的人口是奴隶还是依附于官吏的口粮田上的雇工，克恰诺夫认为在西夏失去人身自由的人是属于国家或是某些私人所有的，那些为官吏的俸禄而劳作的人显然是属于国家的人口，从名字上看不出这些人的民族，不清楚小孩子的作用是什么。笔者认为文书中所提的人分两种。第一种，成年雇工3名，他们是具有人身自由的，只是受雇于政府或个人在官田上耕作。第二种，成年男子2名和小孩2名，他们应是属于官吏的奴仆，而小孩子应是奴仆的后代。这些奴仆的来源有两种可能：一是官吏官俸中的一个部分，是朝廷奖赏给官吏的；一是官吏自己买卖所得。西夏《天盛律令》中有条款规定“诸人将使军、奴仆、田地、房舍等典当、出卖于他处时，当为契约。”^[37]黑水城出土的契约7903号，就是一份关于人口买卖的契约^[38]，说明了奴仆在西夏存在的普遍性，他们处于社会的底层，属于主人，没有人身自由。这也是西夏政权在封建化的过程中有奴隶制的遗留的表现之一。由于此文书先被译为俄文，又依俄文译为汉文，鉴于文化背景的差异性，笔者认为，对此文书的译释可能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到时，有些问题可能会得到更好的理解和说明。

从现有材料来看，西夏的官俸是依职而定，并未依官品定，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夏官品在政治运转中的实际情况。

三、致仕

“致仕”即所谓的退休，致仕待遇也是官吏酬劳制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遗憾的

是有关西夏官吏致仕制度的史料太少，目前，笔者只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十《官军敕门》中发现一条“一诸司任职因位得官者，后年高才弱等而为低位，告老时官不失。”^[39]这里的“因位得官”指的是因职位，还是因品位？不得而知，只知道告老时官的待遇可能不会取消。说明西夏因位得官的人在致仕后，离职不离官，官僚的身份可以脱离职位，而保留到退職以后，这也意味着他们致仕后在生活中仍享有与普通百姓不一样的待遇，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有官人所享有的法律特权。西夏规定有官人犯罪与普通百姓犯罪的处罚是不一样的，有官人可以依官品抵罪，而且这种官身份可以荫及家人。如“一诸有官人及其人之子、兄弟，另僧人、道士中赐穿黄、黑、绯、紫等人犯罪时，除十恶及杂罪中不论官者以外，犯各种杂罪时与官品当，并按应减数减罪，其法按以下所定实行，勿施一种黥刑。”^[40]“一等有官人犯杂罪时，在庶人获杖罪、劳役、死罪上衡量，以官品当。”^[41]“一依父、兄弟官品应减时犯罪后，父、兄弟革降官时事发，以及父、兄弟无官时犯罪，后父、兄弟得官成为应减时事发，皆当依应减法实行。”^[42]

按唐宋之制，对官吏的致仕后，都是给予一定的俸禄，并享有一定的待遇的，唐朝“凡致仕之官，五品已上及解官充侍者，各给半禄”^[43]。六品以下致仕官，一度也有俸禄^[44]。宋太宗给致仕官半俸，真宗曾给予全俸。一定品级的官员致仕后，许子弟一人荫补^[45]。至于西夏的官吏在致仕之后，是否还能享有一定的俸禄，还未见相关史料。

有品级者未必有爵位，有爵位者多有品级，品级、爵位反映了官吏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俸禄是这种地位在经济待遇上的体现。“高官厚禄”是官吏酬劳制度的本质概括。西夏的封爵、俸禄、致仕制度在

承袭中原旧制的同时，明显地体现出其独有的特点，这是中国传统职官制度适应民族政权统治需要的表现，是不同民族文化

交融的结果，制度本身的运作也体现了西夏对官员阶层利益的极大维护。

注释：

①黑水城出土文书《汉文杂字》官位部有三公：太师、太傅、太保。有三少：少师、少傅、少保。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只提到了“三公”而未见其名，更没有“三少”。但是，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三少：少师、少傅、少保，都是职事官，而非封爵。《旧唐书》卷四十二记到“正第一品：太师、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已上职事官。）王。（爵。）……从第二品：尚书左右仆射、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已上职事官。）……柱国（勋官）。 ”

②应为大王。

③此表依据《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二十《罪则不同门》、卷十九《校畜磨勘门》制成，材料中“屠”应是屠杀牲畜食肉的意思。

④他依据《新法》，卷九，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西夏藏品，馆册第827号。

参考文献：

- [1] 吴广成，撰. 西夏书事校证 [M]. 龚世俊，等，校证.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71.
- [2] 吴广成，撰. 西夏书事校证 [M]. 龚世俊，等，校证.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98.
- [3] 脱脱，等，撰. 宋史 [M]. 北京：中华书局，1985：13989.
- [4] 脱脱，等，撰. 辽史 [M]. 北京：中华书局，1987：1525.
- [5] 脱脱，等，撰. 宋史 [M]. 北京：中华书局，1985：13990.
- [6]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1）[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7] 脱脱，等，撰. 辽史 [M]. 北京：中华书局，1987：1526.
- [8] 吴广成，撰. 西夏书事校证 [M]. 龚世俊，等，校证.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112.
- [9] 吴广成，撰. 西夏书事校证 [M]. 龚世俊，等，校证.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186.
- [10] 脱脱，等，撰. 宋史 [M]. 北京：中华书局，1985：14025.
- [11] 吴广成，撰. 西夏书事校证 [M]. 龚世俊，等，校证.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418.
- [12] 吴广成，撰. 西夏书事校证 [M]. 龚世俊，等，校证.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361.
- [13] 吴广成，撰. 西夏书事校证 [M]. 龚世俊，等，校证.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461.
- [14] 脱脱，等，撰. 宋史 [M]. 北京：中华书局，1985：14027. 吴广成，撰. 西夏书事校证 [M]. 龚世俊，等，校证.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461.
- [15] 吴广成，撰. 西夏书事校证 [M]. 龚世俊，等，校证.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457.
- [16] 吴广成，撰. 西夏书事校证 [M]. 龚世俊，等，校证.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457.
- [17] 吴广成，撰. 西夏书事校证 [M]. 龚世俊，等，校证.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497.
- [18] 吴广成，撰. 西夏书事校证 [M]. 龚世俊，等，校证.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408. 脱脱，等，撰. 宋史 [M]. 北京：中华书局，1985：14025.
- [19]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 [M]. 北京：中华书局，1985：3330.
- [20]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十七，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十月乙丑条）[M]. 北京：中华书局，1985：7677-7678.
- [21] 李范文，编，释. 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 [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76.
- [22]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 [M].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07.
- [23]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 [M].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365.
- [24] 史金波. 西夏社会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91.
- [25]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六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45 [俄 Hx2822 杂字（19-

16)].

- [26] 脱脱,等,撰. 宋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1985: 14061.
- [27] 胡若飞. 西夏军事制度研究·《本续》密咒释考 [M].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 3-4.
- [28]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 [M].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0: 378-379.
- [29]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 [M].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0: 283.
- [30] 马端临. 文献通考 [M]. 北京: 中华书局,1986: 2202 (中栏).
- [31] 李蔚. 西夏“建官置兵不用禄食”析 [J]. 宁夏大学学报,1987 (1).
- [32] 杜建录. 西夏财政支出初探 [J]. 宁夏大学学报,1998 (3).
- [33]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 [M].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0: 602.
- [34]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 [M].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0: 612-613.
- [35] (俄) 克恰诺夫. 黑水城出土西夏文第8203号文书译释 [J]. 崔红芬,文志勇,译. 宁夏大学学报,2005 (5).
- [36] 史金波. 西夏度量衡刍议 [J]. 固原师专学报,2002 (2).
- [37]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 [M].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0: 390.
- [38] 史金波. 西夏社会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21.
- [39]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 [M].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0: 362.
- [40]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 [M].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0: 138-139.
- [41]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 [M].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0: 139.
- [42]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 [M].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0: 146.
- [43] 旧唐书 (卷四三) 职官志二 [M]. 北京: 中华书局.
- [44] 唐会要 [M]. 北京: 中华书局,1955: 1174.
- [45] 游彪. 宋代荫补制度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102.

Remuneration of Tangut Officials

— Investiture, Salary and Retirement

Wei Shuxia & Chen Yan

Abstract: Investitures, salary and retirement are important parts of remuneration system for officials. Tangut is an ethnic political power, whose remuneration system shows uniqueness through its specific provisions and operation, while it inherits the traditional official system of the Central Plain. Based on some historical records like existing Chinese documents, inscriptions, unearthed documents of Khara-Khoto, and laws and decre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vestitures, salary and retirement of Tangut officials in a cultural sight of official system by combining research findings of forefathers, which reflects the operation conditions of Tangut official system indirectly.

Key words: Tangut, official, investitures, salary, retirement

(责任编辑 孙颖慧)